



视觉中国

四川用这种模式为科特派搭建精准对接舞台

本报记者 盛利

进入盛夏,记者来到四川甘孜州得荣县金沙江干热河谷卡坝村、因都坝村采访,随处可见村民们热火朝天采摘葡萄的场面。满载丰收喜悦的三轮车驰骋在田间小道,将黑珍珠般的葡萄运入酒庄,车间里葡萄穗选、粒选、脱梗机轰鸣,车窗外葡萄运送队伍络绎不绝,在科技特派员产业扶贫的助力下,小小葡萄成为贫困户脱贫的“钱袋子”。

从2015年起,四川省科技特派员们不仅“爬坡上坎”与农民面对面,还走进200多家涉农企业、专合组织,为生猪、猕猴桃等100个科技扶贫产业示范基地进行帮扶,更依托“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的4.1万名基层信息员,找寻精准扶贫需求。

院地联动:让“造血”能力生生不息

“我们这边林地里有种像土豆一样的东西,可以卖钱?”2016年9月的一天,四川省农科院李小林博士接到凉山州金阳县农技人员的求助电话。李小林团队随即对样品的分子和营养成分进行检测,最后证实这是珍贵的食用菌——松露(块菌)。

两年后,该院食用菌研发团队已在当地建立2个松露(块菌)栽培基地,1个松露(块菌)抚育基地,同时示范栽培羊肚菌100余亩,推广带动羊肚菌种植1000余亩,一个崭新的食用菌产业正在当地兴起。

近年来,在四川高原藏区、大小凉山彝区、乌蒙山区和秦巴山区四大贫困片区,食用菌致富的传奇故事随处可见。而它背后是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扶贫团队的身影——由该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甘炳成研究员牵头,院内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正通过品种引进、技术培训指导、示范栽培等多种方式推动四川省贫困连片区域的食用菌产业发展。

特有范儿

“你回去吧,我们不搞研发。”时隔十多年,华南理工大学苏健裕博士至今记得初到企业时面临的窘境。

2008年,他作为广东省第一批企业科技特派员,兴致勃勃到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应制药),却迎来当头一棒。他没有退缩,而是从该企业“拳头产品”双料喉风散的配料天然右旋龙脑入手,建立起规范的梅片种植基地,实现了高纯天然右旋龙脑的国产化,从而解决了企业原料“卡脖子”问题,并协助企业建立了研发体系。十年过去了,他也从原来一年一签的企业科技特派员成为嘉应制药的长期合作技术带头人。

努力化解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这个项目我已经做了很久,感情特别深厚。”苏健裕如是说。

在线互动:让智力资源“能聚能散”

正值盛夏,广元市苍溪县元坝镇风光村白明邦家的柚子园即将丰收,虽然每株果树都有木棒撑果,但足球大小的柚子仍把枝条压弯了腰。然而,前几年,自家柚子园却不这样——柚子树虽然长势良好,可年年开花少,结果少。

产业推动:提供“全链条”帮扶服务

“高博士,尝尝我们的苦荞茶新产品。”凉山州越西县福银苦荞食品董事长沈福银端起一杯芳香的苦荞茶递给正在和生产技术员进行交流的高佳。

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用对方法 “马铃薯+玉米”也是脱贫法宝

眼下,河南省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的科技特派员张春强已转战到了河南省洛阳市三川镇柳子村。他要在那里,带领十几户贫困户,脱贫法宝依旧是“马铃薯+玉米”。

本土原料走进韩国公司

2013年,一位种植农场主找到苏健裕,表达了合作意向。在他的牵线之下,嘉应制药和该农场主共同成立了广东华清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开展高产天然右旋龙脑的梅片种植、提取纯化及高附加值生物医药应用。苏健裕为该公司组建了技术团队。

他,让国产良药摆脱原料进口“紧箍咒”

双料喉风散是嘉应制药的“拳头产品”,其主要成分天然右旋龙脑我国长期依赖进口。上世纪80年代,嘉应制药的前身梅州制药厂与华南植物研究所合作,在广东省梅州地区发现一种梅片树的枝叶富含天然右旋龙脑,并建立了一批种植基地。后因种种原因,项目中断。



胡阳镇农民朱学义刚刚收获的西红柿 刘涛摄

乡村振兴 “西红柿首富”的喜与忧

七月底的天气虽已开启“烧烤”模式,但朱学义的大棚里却并不太热——得益于现代化的降温技术,大棚里始终保持着20℃—25℃的西红柿最佳生长温度。

“西红柿之乡”名不虚传。沿着胡阳镇主干道从头走到尾,你会发现,东西沿线的西红柿大棚鳞次栉比,南北路旁的西红柿大棚星罗棋布,西红柿“见缝插针”地栽满了目所能及之处。

胡阳镇农技推广站站长孙友刚了解朱学义的“发家史”。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学义当过兵,干过村支书,前些年瞄上了西红柿市场,从此投入进来,不能自拔。”

在他心目中,胡阳镇1991年从寿光引入第一代温室大棚开始,至今已发展到第五代,每一代都是像朱学义这样的“少壮派”在引领潮流;如今,后者摆脱了“灰头土脸”的老农民形象,用一部手机,随时掌控着温湿度、光照水分等重点信息,完成遥控温度、灌溉补水等动作。

胡阳镇党委副书记邵波曾有担忧:6000多种植户中,“60后”占了一半多,“这些庄户‘老把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种植经’,一般政府、专家的话听不进去”,而且,当他们老了之后,谁来种棚?

“少壮派”的出现打消了前者的担忧。后者以合作社的形式将地“拢起来”,用新技术、新成果改造着传统土地,而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性——孙友刚说,在胡阳,年轻人普遍种的比“老把式”好。

不过,技高一筹的朱学义们并不能高枕无忧。因为没有永远的牛市,胡阳西红柿也要遵循着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规律,遇到市场差的年景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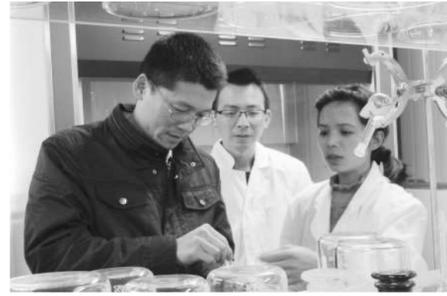
“我们有‘秘密武器’”。朱学义直言,这件武器便是“差异化竞争”——胡阳西红柿每年1月份—6月份的上市时间成功地避开了国内大部分温室西红柿在元旦左右“扎堆”上市时的残酷竞争。

对当地政府来说,更深层次的忧虑,来自于产业的“踟蹰不前”。27年来,胡阳农民聚集在西红柿产业链的前端发力,却未曾涉足深加工领域,而后者恰恰代表着未来。

在此背景下,朱学义的老乡,同为“70后”的王孝勇正在做一项大胆的尝试——他向天津大学“取经”并将对方的“无添加番茄深加工技术”引入当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朱学义、王孝勇的开拓,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带着新想法返回故乡,欲在西红柿市场上打拼出未来。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科特派在行动 微信公众号



苏健裕(左一)指导质检员进行天然右旋龙脑质检 受访者供图